

葉爾辛傳奇

約翰·墨里森／著 凌平彰／譯

傳記文學之旅

7

葉爾辛傳奇

約翰·墨里森／著

26.13

767

新潮社

新潮社



·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版稅章 ·

葉爾辛傳奇

NT.130

約翰·墨里森／著

1992 年元月／初版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林春美 新聞局局版台業第 4037 號

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 21 巷 10 號

電話 02-2309406 * 傳真 02-2306118 * 郵撥 1180396-0

■本公司著作、翻譯、排版、設計等權益依法保護
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改編、模仿、複製……編

〈發行代理商〉

賀元有限公司

☐ 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 21 巷 14 號 1 F

☐ 電話／2300545

☐ 傳真／2300532

☐ 郵撥／1166612-3

■印刷裝訂不良者 ①當地書店更換，②寄回賀元公司更換，謝謝！■

●印刷／裝訂·群峯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57-9321-84-1

本書擁有“國際中文版”版權合約
大蘋果公司授權

葉爾辛傳奇

約翰·墨里森／著



新潮社

感謝辭

本書承蒙路透社在哈佛大學蘇聯研究中心所設立之「在職進修獎助計劃」贊助經費，利用筆者休假的一年時間撰寫完成。本書中之一切評論俱爲我個人的觀點，而與我所服務的新聞社無關。在此我要感謝路透社的馬克·伍德和葛理翰·威廉斯，沒有他們的鼎力相助，本書將無緣與讀者見面。

我在蘇聯研究中心受到亞當·烏蘭、馬歇爾·古德曼、艾德華·肯南、盧伯米爾·哈吉達等多位學者的協助和鼓勵，特此致謝。此外，我還要特別感謝圖書館管理員蘇珊·布萊區。

對於哈佛、莫斯科以及其他地方花時間閱讀我的手稿並提供寶貴意見的同事們，我也一并致謝：梅格·鮑丁、佛拉迪米爾·布羅夫金、維琴妮·古盧東、勞夫和萊拉·包頓以及強納生·里昂斯。

本書在完全未與葉爾辛本人或其幕僚合作的情況下寫成。在此我要特別感謝一九九一年五月撥冗接受訪問的葉爾辛的三位同僚：米凱爾·波多拉寧、塞吉·沙克萊和阿卡迪·穆拉

雪夫。我還要感謝民族學家尼可萊·盧定斯基和我討論俄羅斯的民族問題，以及作家艾德華·佛羅定和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爲我說明葉爾辛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觀點。

感謝勞夫和萊拉·包頓以及我的小姨子珍·瑪蒂儂在我撰寫本書期間所給予我的照顧。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他們在二十五年前送我到蘇聯去旅遊，啓發了我對蘇聯的好奇；我的兒子亞歷山大和尼可拉斯，他們默默忍了一個不善交際、鎮日埋頭打電腦的父親；還有我的妻子蓓妮，二十年來她盡力使我的靈魂不致於枯萎。

前言

當十七世紀《世界史》的作者羅禮(Raleigh)在前言中對他的讀者們致歉時，他說並不是他不願寫些較現代的歷史，而是歷史上一些在寫現代史的作者，當他們追求事實的心太急切時，往往會落得吃力不討好。

羅禮在寫這一段文字時，或許心中的對象不是蘇俄，但他所說的這一段警語，是所有寫歷史的人所應謹記在心的。尤其當他要寫的是一個西方學者多年來不能接觸的地方，一個事情的真相和它的表面幾乎永遠不相同的地方。

更糟糕的是，從一九八五年起，蘇聯的政治用語起了極大的變化，舊的字彙有了新的意義，一些西方的名詞被引進，但卻有著蘇俄社會所賦予它的特殊意義；然而，語言的運用是政治藝術的最根本技巧，我儘量避免去陷入以字面的解釋的陷阱。在這一書中，我將避免使用口號，而以內容來精確的解釋我所想表達的意念。

一個例子即是「蘇俄」及「蘇聯」的不同。在這本書中，當我使用「蘇俄」的時候，在

歷史上所指的是十月革命前與十月革命後的蘇俄。而至於「蘇聯」一詞，則是指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的蘇俄。而至於一九八九年到今天，「蘇俄」一詞是指俄羅斯共和國及其所屬地（Russian Republic），而「蘇聯」則是指所有加盟的共和國。語言的不確定及混淆，是一個動亂時代的必然產物。

許多個世紀以來，了解蘇俄內部的政治事件，對外人而言一直是非常難的一件事。如同哈佛教授齊南（Keenan）所說：「蘇俄政治文化在基本上就不容許任何無權者去了解政治制度的運行方式。」

在一九八五年以前，蘇俄的制度是一成不變的。戈巴契夫改變了這一切。雖然戈巴契夫在改革中佔了極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蘇聯的政治形態已起了高速轉變，他被迫和多名其他的政治人物共享權力及活動的舞台。到了一九九〇年，他甚至在混亂的國內政治中，成了一個類似觀眾的角色。一九九一年，反對他的政變結束之後，外界的人終於了解蘇俄國內早就了解的一項事實——戈巴契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本書將做一個不同的嘗試，內容將以葉爾辛為主角。他是蘇聯唯一一名從八五年到九〇年代都沒有折損任何權力的政治人物。事實上，他的名氣及影響力，正隨著戈巴契夫的下沈而上升。

葉爾辛在一九八七年時被戈巴契夫從共產黨中除名，這可說是所有事件的轉捩點。他成了列寧式審判的最後一個受害者。雖然他被打入政治的最低層中，但是藉由戈巴契夫所引進的較民主的制度，他在一九八九年又被選進蘇聯國會，一九九一年成為俄羅斯會議長，並當上了第一個民選的俄羅斯共和國總統。

葉爾辛艱辛的政治歷程——和戈巴契夫的完全不同——不但本身即是一件值得敘述的過程，它更指出了從一九八五年來蘇聯政治形態所經歷的巨變。本書並不準備掩蓋掉戈巴契夫在改革中的成就，他領導蘇聯改革的成就是無人可以忽視的。但是這一本書，將由另一個角度來描述這一連串的動盪事件，或許以葉爾辛為主角的角度，將使人更容易了解過去幾年內所發生的一切。

目
錄

9	8	7	6	5	4	3	2	1
全新的領域／94	復活／82	低潮／74	被侮辱與被傷害的／66	死去的靈魂／52	鋼是如何被鍊出來的／41	「上帝」是個難做的工作／31	政府與革命／21	國王的新衣／11
								前言／5
								感謝辭／3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旅行的小伙伴們／	101
蘇俄森林／	114
賭徒／	118
年輕的一代／	132
該做些什麼／	141
列寧格勒的戰壕／	149
他們為祖國而戰／	159
在堤防上的房子／	168
別墅住客／	178
法統／	185
這個時代的英雄／	193
結論／	202

第一章 國王的新衣

莫斯科，一九九一年五月，我回到久違四年的莫斯科機場。

「你帶了色情照片嗎？」

「對不起，沒有。」

「爲什麼不帶色情圖片？」莫斯科的海關看起來滿失望的。

他把護照還給我，我可以自由的重新去探索這一個國度——蘇聯。

不知爲什麼，我覺得入關的過程好像比從前乏味多了。以前警戒的態度跑到那裡去了？以前在波蘭邊境花了一整天檢查我的行李的海關到那裡去了？以前進入蘇聯的國境可以說是「一種「成長的經歷」，一種儀式，我演好我的角色，海關演好他們的；以前是一種立見勝負的遊戲——一封成功地偷帶入境的信，一本被搜出、沒收的雜誌。

當遊戲結束時，我會像穿越一面鏡子的鏡面般地進入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沒有一件事像它表面上所呈現的，沒有一個人會講出心裡所想的。在這個世界裏，海關明明想要

搜出一本可以沒收爲已有的「花花公子」，但卻一本正經的裝成在找尋任何反政府的宣傳資料。

在改革前，重新回到蘇聯是極容易的一件事。就像在百老匯上長期放映的舞台劇般，你隔了幾年再回去看時，雖然舞台被重新漆過，但是演員和劇本仍舊是完全不變的。

而使我不解的是，那個海關怎麼可以不按照劇本來演戲？難道他是新加入這個戲班還來不及記得他的對白？這怎麼可能是蘇聯？是那一個導演把這些毫無化粧的演員擺到舞台上，扮演他們自己，任由他們說出自己心中的話？

除了少數勇敢的異議份子外，沒有人敢在公共場合說出自己的心聲。就像歐威爾在《一九八四》這本書中所形容的一樣，自己的想法及在公衆前的言論存在於兩個截然不同的個性之中。在布里茲涅夫的年代，沒有一個人敢以任何的形式來抗議，在那個年代中，充滿了虛偽、偽裝及表面上的儀式，就像統治者及老百姓一起參加了一場歌劇的演出，但當表演結束，百姓卸下了粧，回到家裡的餐桌旁，在好友的面前，他們所說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套。

而十年後，這個公衆前與私底下的世界，突然間結合爲一，「實話」再也不是只在廚房中才聽得到了，「實話」突然間成爲應該在紅場中高喊的東西。

紅場在蘇聯人心裡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領導階層和百姓接觸的地方。在克里姆林

宮中，在莫斯科的紫禁城中，政治局的頭頭們深藏著他們的秘密。黑色的禮賓車進進出出，陰謀、爭執、暗算永遠不休，但永遠只在克里姆林宮的牆內進行。

包圍著克里姆林宮的紅場，就像是個權力的外圍護牆般，是絕對不容侵犯的。它是一種權力的象徵。過去，每年的五月一日及十一月七日，統治者都站在觀看被他們所統治的人乖的列隊，舉著政治局成員的照片，從他們面前而過。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切又像回到了布里茲涅夫的時代，大家好像又在扮演從前那場舞台劇。一年前，示威者對著站在列寧紀念堂上的這一些老人高喊口號，戈巴契夫和他的同志們在嘲笑聲中轉身離去。到了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的時候，一名列寧格勒人拿著一把獵槍對戈巴契夫開槍。今年的勞工節，所有遊行必需被邀才可參加，上萬的軍警把市中心封鎖住，沒有任何人可以進入紅場，除了穿著牛仔褲的年輕KGB人員在場地內外找尋示威者外，看不到任何零散的人群。

雖然安全措施做得十分嚴密，但是改變仍然很容易可以察覺。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的照片從遊行隊伍中消失。以前那些讚頌共產主義的標語，也被一些如「團結就是力量」、「在工作中求勝利」的口號所代替。這一次的遊行，再也不是由共產黨所安排，而是由重新改組的自由商會所主辦，而戈巴契夫也被迫去聽多名與會代表的演講。在這些演講詞中，充滿了

對現有生活水準的不滿，以及對聯邦即將分裂的警語。其中一名演說者說：「老百姓不是對政治厭倦，而是對政治口號厭倦了！」

在列寧紀念堂的後面，克里姆林宮的影子下有一座列寧的石像。這位「人民之父」在這時候說了什麼？共產黨再也不是國家的主人，而只是一個隨時可能被踢出去的房客。

遊行在一小時後結束，戈巴契夫離去後，警方也突然的消失了，所取代的是另外一齣戲。一個沒有牙齒的老人，帶著二次大戰的徽章，對著每一個肯聽他說話的人高喊「所有的共產黨都是混蛋！」一圈圈的人群圍在列寧紀念堂面前討論列寧、史達林及戈巴契夫。

「列寧是個強盜。」一個人說。另外一個人對肉價抱怨，第三個人用手指著克里姆林宮說，必需要他們（共產黨）下台後，一切才有改變的可能。社會主義是不好的，但是資本主義更糟。一個他的聽眾不以爲然的反駁說：「你在胡說些什麼？資本主義是人類文明最高的結晶；如果你一直保持你那荒謬的看法，這輩子你大概只有吃麵條的命了！」

列寧紀念堂早已經被關閉了好幾個月，在它的外面有條白線，是現存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界線。一名年輕的警察站在上面和幾名婦人閒聊政治，在他的背後，KGB的儀隊仍不變地踏著鵝步在列寧墳前致敬，但在他的面前，以前那些受統治的老百姓已取代了政府。

兩名老婦人從歷史博物館前的斜坡走上來，一名婦人手上拿著一張布條，上面寫著：「投

葉爾辛一票，我們不信任其他的任何人。」

「我們是相信他，葉爾辛是我們唯一相信的人，我們已對其他人失去信心。有葉爾辛，我們會勝利。」她對我說。

走在莫斯科的街道上，看著漸漸凋零的建築，我想起戈巴契夫經常用的一個名詞——Perestroika，意即重建一棟建築。每一個春天，總是有無數的農村女孩在莫斯科街頭為一棟棟的房子塗上新的一層白色或黃色的油漆。在這之後的幾個月內，房子看起來像新的一樣，但是到了秋天的時候，油漆又再開裂、剝落了。

戈巴契夫的「重建」，為的是要阻止這種循環，他對大眾答應的不是一個像往常般地重新油漆，而是一個完全的重建。但在他執行了六年之後，房子仍然無所改變。牆上仍然有洞、地基上有裂縫，有些房客已經提出要搬出這個建築物的聲明了，而其他房客也正為著公共設施而爭吵。他們開始懷疑那位住在克里姆林宮中的建築師手中，是否有一份建築的藍圖，還是從一九八五年來他就一直在演戲，只不過是等到漏雨時才去補塊磚頭。

在尚未開始重建的時候，拆除的工作早已進行多時。在七十層的紅漆下，埋藏的是一些早被遺忘的蘇俄建築。

以前像在寒冬中緊閉的窗戶，現在也都對外大開了。舊的教條都如同被風追走般的一去